

《万箭穿心》中李宝莉拒绝言语行为的策略分析与身份建构

周可歆

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076

摘要 文章以电影《万箭穿心》中女主人公李宝莉的拒绝言语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面子理论及权势与同等理论，分析其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拒绝策略选择及其背后的身份建构机制。李宝莉的拒绝行为可分为直接拒绝与间接拒绝（包括言语与非言语策略），其策略选择受到性别、阶级及具体语境的显著影响。作为底层女性，她在婚姻、母子关系及社会互动中通过拒绝行为强化或重构身份：从“刚烈泼辣的武汉女人”到“复仇的妻子”，从“捍卫主权的母亲”到“失败的母亲”，最终以“坚韧的底层劳动者”身份完成自我重塑。研究揭示了拒绝言语行为作为身份建构工具的动态性，为女性话语权与阶级身份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

关键词 《万箭穿心》；拒绝言语行为；身份建构；面子理论；底层女性

一、引言

语言作为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最为关键的交际工具，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说话者的态度与观点。布朗和列文森认为，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具有威胁面子的性质，而讲究礼貌就是为了减轻这类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拒绝言语行为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典型的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既要达到拒绝目的，又得最大程度维护对方面子，因此会采用多种拒绝策略。由于受到语言、文化背景以及性别差异等因素的影响，面对相同语境时，男女在拒绝言语行为上存在诸多异同。

《万箭穿心》影片时间横跨 20 余年，将镜头对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武汉社会底层的三口之家，讲述了女主人公李宝莉二十年来的悲剧人生。女主人公李宝莉是一名底层女性，有着工人、妻子、母亲的多重身份。在家庭中，她与丈夫马学武的婚姻矛盾不断，面对丈夫的背叛和离婚诉求，她以激烈的言语进行反抗；在与儿子的关系中，伴随着儿子的成长，她话语权逐渐削弱。在社会关系中，她作为扁担工人，在与邻居、客户交际时，也需要用不同的言语策略来应对各种情况。她的拒绝言语行为反映了底层女性在性别和阶级双重压迫下的困境，为研究女性拒绝策略与身份建构提供了丰富且具有价值的素材。

目前，国内外关于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及语用层面、中外的拒绝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如栾义敏对《红楼梦》中拒绝言语行为缓和手段的研究，曹永梅对拒绝言语行为中语用迁移的研究，韩丹等对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以及项往等对汉日拒绝场景中请求言语行为的元话语对比分析等，而与女性有关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略显不足。本研究将对《万箭穿心》中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收集分析，采用内容分析法及对比分析法，剖析《万箭穿心》中女主人公李宝莉在不同场景下所采用的拒绝言语策略，挖掘性别与阶级身份因素对李宝莉拒绝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基础

（一）面子理论

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理论指出，礼貌是人们在交际中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理性行为。礼貌的核心在于使用语言策略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该理论也被称为“面子保全论”，包括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两个方面。消极面子体现为个体不希望受到他人的干扰与阻碍，追求行动的自主性；积极面子则表现为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喜爱。

拒绝言语行为在交际中会威胁听话者的面子，在电影《万箭穿心》中，人物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为达到自己的拒绝目的并最大程度减少对面子的威胁，通常会采用多样化的策略，包括言语和非言语手段。例如，李宝莉在与不同角色互动时，若直接拒绝可能严重威胁对方积极面子，她或许会选择间接拒绝策略，以维护彼此的面子，维持人际关系的平衡。

（二）权势与同等理论

权势意味着个人利用体力、财富、年龄等方面的优势，从而控制他人行为；同等则强调个体间存在的共同特征，例如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等，用于描述言语交际中双方的人际关系状态。

在言语交际里，权势和同等关系通过表示敬意和亲近等礼貌行为呈现，可从称呼语、动词结构及其他言语层面来分析话语中的权势量与同等量。在《万箭穿心》中，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距离以及亲属关系对选择合适的拒绝策略密切相关，例如李宝莉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交流时，由于两者的权势差异，在拒绝时采用更为委婉的方式，以维护对方消极面子，避免因权势差距产生的冲突；而她与处于同等地位或关系亲近的人交流时，拒绝策略可能会相对直接，但也会考虑对方的积极面子需求，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这种因权势和同等关系产生的拒绝策略差异，反映出言语交际是一个动态的语用过程，会随着交际双方地位的变化而调整。

三、《万箭穿心》中李宝莉拒绝策略的具体分析

拒绝言语行为是一种对别人的邀约、请求等表现出的不合作状态。《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是一个个性刚烈、倔强的武汉女人，丈夫的不忠和生活的重压让她的人生充满了愤怒和防御，“拒绝”是她的言语行为中非常显著的一部分。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结合《万箭穿心》中的语言特色，把电影中的李宝莉的拒绝言语行为分为直接拒绝言语行为和间接拒绝言语行为，其中间接拒绝言语行为包括用言语表达的间接策略和非言语表达的间接策略。

（一）直接拒绝

直接拒绝是李宝莉进行拒绝时最常用的方式，尤其是在前期她与丈夫的相处中。直接拒绝的话语直白强硬且不留余地，下面将对一些例子进行分析。

（1）当丈夫马学武提出离婚时，李宝莉拒绝：“你想跟我离婚？你想得美！老子不离！老子耗也要耗死你！”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拒绝言语，李宝莉直接用“想得美”“不离”等词汇拒绝了马学武的离婚请求，言

语中也充满了愤怒、反抗，表现出了女性对于传统婚姻角色的坚守。李宝莉对丈夫是有着一定依赖心理的，这也导致她在面对丈夫的离婚诉求时使用了直接拒绝的言语策略，用这种激烈的言语来进行反抗。

(2) 当李宝莉的闺蜜说她家的房子是“万箭穿心”，带来了很大祸害，劝她搬家避灾时，李宝莉说：“万箭穿心？我偏要住！我看它能把我怎么样！”

李宝莉拒绝闺蜜的劝说时使用了“偏要住”，拒绝了闺蜜的提议。在面对闺蜜的迷信观念时，她没有听取建议，而是坚持自身的决定，彰显出了个体自主性。作为底层阶级，房子对于李宝莉来说是安身立命之所，她并不能承受搬家带来的经济压力，所以她用强硬的态度拒绝了闺蜜的提议，捍卫着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根基，同时也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反抗态度。

(3) 当李宝莉的朋友建建多次对她进行调戏或表露出较为轻佻的行为时，李宝莉会说：“滚开！”或“莫挨老子！”（武汉方言，意为“别碰我/离我远点！”）

这种强硬的直接拒绝是李宝莉对自己尊严的维护，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往往是被动的、易被欺压的，而李宝莉用这种言语表明自己并非能被随意侵犯的，强调了自己在男女关系中的主体性。同时在身份阶级上来看，建建是出监狱不久的混混，李宝莉的直接拒绝也能够让建建明白自己的意思，不再以轻佻的态度对待自己。

（二）间接拒绝

1. 言语表达策略

李宝莉的言语表达类间接拒绝行为通常是暗含着讽刺、挖苦、逃避等特征，她使用这些策略有时是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尤其是在她与儿子的相处中，有时则是她惯用的表达不满的方式，下面对一些例子进行分析。

(1) 当李宝莉给婆婆生活费时，她说：“妈，这个月的生活费，您拿着，莫嫌少啊。”

在这个场景语境中，李宝莉的话语属于间接拒绝，她没有直接地表明自己对婆婆的排斥，而是采用了一种表面关心实则疏远的方式，“莫嫌少啊”并不是真正担心钱给得少，而是通过调侃的语气，委婉地表达她内心不愿意接纳婆婆的态度。

(2) 当后期建建对宝莉进行暧昧或试探时，她回应：“嘴巴放干净点！”

说出这句话时，李宝莉和刚出狱的建建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相处，相比起前期直截了当的“滚”，这句话没有明确地拒绝建建的追求行为，而是通过指责建建行为的不当来暗示自己的不满，避免一些过于直接而引发的尴尬或冲突。

(3) 当儿子极度抗拒自己的某些行为时，李宝莉通常会说：“算了算了，随你便。”

这类说辞并非是宝莉想拒绝儿子，而是拒绝继续与儿子进行沟通交流，试图用放任的语言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受伤。在传统的母子关系中，母亲通常希望与子女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李宝莉却因为儿子的冷漠不得不放弃，丧失了话语权，所以她不得已用这类无奈的话术进行拒绝，掩饰自己的尴尬。

2. 非言语表达策略

在电影中，李宝莉的肢体语言非常丰富，其中非言语拒绝动作占比很大，她的表情、动作、沉默都极具拒绝的力量。

婆婆刚来时，李宝莉把婆婆的行李随意放置在地上，而不是帮忙收拾或者表示欢迎。李宝莉不欢

迎婆婆来自己家借住，这一动作很明显地表达了李宝莉无声的抗议，宣告着自己的不接纳和拒绝，比言语更为冰冷。

马学武出轨之后，宝莉经常背对着丈夫睡觉，身体语言僵硬，刻意地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这些肢体语言都表现出李宝莉对于两人关系的抗拒，拒绝沟通、拒绝和解、拒绝亲密。

当与建建相处时，李宝莉会对他的亲密行为进行抵抗，当建建试图搂自己肩膀时，宝莉会如触电般弹开，避免与其进行肢体接触。

四、拒绝策略与多重社会身份解构

在《万箭穿心》中，李宝莉所使用的拒绝策略绝非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与她的多重社会身份有关联，她通过选择不同的拒绝策略，调整自己的定位，回应外部的压力，争夺自己的话语权，这些策略的选择也展现出身份认同的演变过程。

（一）“刚烈泼辣的武汉女人”身份

当李宝莉处于这一身份时，她通常会采用直接拒绝的语言策略，如“老子”这一武汉方言自称的反复使用，将她的地域文化身份转化为语言武器，对抗着传统女性的温顺忍让。在面对丈夫出轨、朋友劝诫、建建骚扰时，她使用方言进行拒绝。当丈夫提出离婚，她会以“耗死你”进行回击，公开威胁对方面子，宣示自己的主权。她的这些语言选择主动地强化了“刚烈泼辣”的武汉女人标签，这既是她的生存铠甲，也是社会对她性格的认知来源。

（二）“受创的妻子”到“复仇者”身份

李宝莉在发现自己丈夫出轨后，她沉默、冷漠等非言语拒绝行为标志着妻子身份的瓦解，身体语言是感情断裂的信号。在后续的相处中，她与丈夫背对着睡觉，不同意丈夫的离婚请求，通过最大化威胁对方的消极面子，如限制丈夫的自由行动等，将自己塑造为婚姻中的惩罚者，以复仇的方法掩饰被背叛的创伤。这一系列的拒绝行为催化宝莉从“受创的妻子”转变为主动的“复仇者”，也将她的婚姻推向了毁灭。

（三）“捍卫主权的母亲”到“失败的母亲”身份

在母子关系中，李宝莉的母亲身份建构呈现出了鲜明的矛盾与转变，当婆婆干预自己教育孩子时，她会直接拒绝“我的儿子我自己管！”，以强硬的言语来捍卫自己母亲的权利，语言成为了争抢孩子教育权的工具。但当她的儿子小宝成年后对她表现出厌恶仇视，她的拒绝策略转变为间接逃避，如“算了，随你便”或者是非言语隔绝如关门、呆立、背对等。这些拒绝策略的转变也代表着她的母亲身份由“强势”转向了“失败”，母子间的相互拒绝构成了双向身份否定。

（四）“坚韧的底层劳动者”身份

李宝莉的丈夫自杀后，她选择去做一名“女扁担”。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拒绝，一种对悲惨命运的最宏大的非言语拒绝，以肉身的苦难对抗命运的不公。“扁担”作为最底层的劳动符号，是李宝莉为自己选择的新身份标识。当语言无效时，身体行为成为了重构自我身份价值的核心话语，她从“受创伤的家庭主妇”到“坚韧的底层劳动者”身份转型由此完成。这也是电影中非言语行为超越语言的局限性，成为李宝莉身份重构中最震撼的一阶段。

总之，李宝莉的多重身份并非静止或者线性排列的，而是她在与各种人物的具体互动中通过拒绝策略的选择而形成的。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电影《万箭穿心》中李宝莉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了她的语言策略与社会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核心发现表明：李宝莉的拒绝行为是其多重社会身份在话语实践中的具象化呈现，她的直接拒绝、间接言语拒绝、间接非言语拒绝共同构建了她的多重身份及不同身份之间的转变。本研究验证了拒绝言语行为作为身份分析渠道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也突显了影视作品中文本的社会语言学价值。未来可以扩大研究范围，选取更多类型的影视作品，对比不同阶层、地域的女性的拒绝策略，继续揭示语言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 [1] 宋晓燕. 对拒绝言语行为性别差异的社会—语用研究——以电影《傲慢与偏见》为例 [J]. 文教资料, 2009(20): 49-51.
- [2] 周怡. 男权话语下女性抒写——再议电影《万箭穿心》中性别构建 [J]. 戏剧之家, 2020(31): 156-157.
- [3] 栾义敏. 汉语拒绝言语行为的缓和手段研究 [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2): 86-88.
- [4] 曹永梅. 拒绝言语行为中的语用迁移研究 [J]. 海外英语, 2011(4): 230, 232.
- [5] 韩丹, 刘风光, 邓耀臣. 批评语用视阈下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对比研究 [J]. 外语研究, 2020, 37(1): 19-24.
- [6] 项往, 储天阳, 毋育新. 汉日拒绝场景请求言语行为的元话语对比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2): 72-81, 147-148.
- [7] 木艳娟. 彬彬有礼和谐交际——间接言语行为在礼貌原则中的应用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 29(S1): 199-201.

An Analysis of Li Baoli's Refusal Speech Act Strategi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Feng S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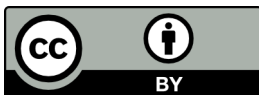
ZHOU Ke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7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fusal speech acts of the heroine Li Baoli in the film *Feng Shui* (Wan Jian Chuan Xin). Based on face theory and the power-solidarity theory, it analyzes Li's choice of refusal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Li's refusal behavior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direct refusals and indirect refusals (including verbal and non-verbal strategies). Her strategy choice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gender, class, and specific contexts. As a lower-class woman, Li strengthens or reconstructs her identities through refusal acts in marital, mother-s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from a "fiery and outspoken Wuhan woman" to a "vengeful wife", from a "sovereignty-defending mother" to a "failed mother", and finally achieving self-reshaping as a "tough grassroots worker". The study reveals the dynamic nature of refusal speech acts as a tool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research on female discursive power and class identity.

Keywords *Feng Shui* (Wan Jian Chuan Xin); Refusal speech acts; Identity construction; Face theory, Lower-class women

版权所有 © 2026 本文作者和香港科技出版集团。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证 (CC BY 4.0) 获得许可。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